道德真經傳

道德真經傳序

序曰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異文質之變萬世所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為教之謂也文之為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為教之謂也質之為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唯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无為无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于不及以至于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

故務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无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訾其名則曰搥提仁義絕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於乎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語其馴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以施於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或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

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夫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賾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无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使身歷聘以天下為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哉不能累有跡无迹殊途同歸斯寔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

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為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絀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由也且仲尼覲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无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通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然盖述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治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為治少得其道惟漢文耳其他詖辭詭說皆不足取吳郡陸希聲序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吳郡陸希聲傳

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傳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夫用因體生而體本无用名因道立而道本无名體本无用則用无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體當用耳以體當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曰非常道也道本无名則名无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體也夫以名求體是物之變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謂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則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惟知體用之說乃可元通其極耳然則體道者王

順物之理也用名者帝適物之變也順理適變而不及其上者王故上得之為神中得之為聖下得之為哲偏得之為賢才无所得為衆人所謂无名者道之體動靜之先也有名者道之用善惡之元也體為名本故能離動靜原之則天地之始也名因用立故能生善惡極之則萬物之母也故皇者守无名而帝者行有名守无名故无為而无不為行有名故為之而无以為皇者順物之理因其无欲而守以清靜故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妙謂靜以照理微妙无通者也帝者適物之變因其有欲而行以節文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徼謂動以照事殊塗同歸者也所謂此兩者言始與母也即无名有名之術也同於體而異於用者也无也者事理俱照者也能知

夫无名之術微妙元通有名之術殊塗同歸靜以制變動以歸根動靜不殊則事理元會矣夫事理元會則物不能累故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故天下不與聖人同憂斯至神之賾也出則為衆入則為妙未有不由斯道也

經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傳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

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无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无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亂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因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因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棄物救无棄人使在物无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

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无為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萬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經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寔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无不治矣

傳夫情所貴尚則物狥其欲狥則生偽偽則生姦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貴貨則盜賊之機作夫惟以性正情者不見貴尚之欲從事於道而无姦偽之心故聖人之治人也散有餘之貨所以虛貪盜之欲心糞甚蕪之田所以寔飢民之腹胃

不尚爭能之賢以弱其志意不勞兵役之力以强其筋骨常使天下之民无知于知无欲于欲雖有知其貴尚者亦不果於所行以其不敢為也為无為者用有名而體无名則天下莫不臻于治矣

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道以真精為體冲虚為用天下歸之未常盈溢萬物宗之淵深不測得其用則可以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糾紛得其體則可以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塵而不昧雖湛兮不可得窺而緜緜乎若存故前稱或似而後言似或吾終不能知其所始象若先天地而生焉

經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 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无取于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无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无用於芻狗也夫惟无用則无私无私則无恩是以天地无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于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无心也橐籥无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无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至多言多言而无效則動而數窮矣未若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此為抱道之寔保生之質乃守中之術也

經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

之不勤

傳谷者象道之體神者況道之用體真用妙應物不窮故曰谷神不死夫惟谷神不死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元者天之體也牝者地之用也體元而用牝聖人之術也故曰是謂元牝焉夫元牝之術乃陰陽開闔變化不測者也開闔即陰陽之道陰陽乃乾坤之本故曰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乎不知所終極其體而不亡其用不勞此謂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也

經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故能長存不毀恆久不已聖人養百姓而不自養故其教長久與天地相似是以不敢為天下先則樂推而不厭不敢有其身則歿身而不殆誠以其不私於身而後能有天下也

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傳從道之人无所不善故謂之上善夫水常處汙下不與物爭故萬物莫不得其利蓋近于道矣故上善之人若比水德其居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淵回其施與若水之潤澤其言語若水之信實其為政若水之清靜其行事若水之

任器其變動若水之應時夫惟常處乎下故人莫得而挫夫惟不與物爭故物莫與之爭易曰謙者德之柄水得之矣

經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 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莫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故有道之士功成不居名遂不留退身以全其歸讓位以免其危若四時之運寒暑代謝而萬物以成豈非天之道乎

經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炁制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

无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載猶夫也發語之端也夫魄者生之始一者道之子營其始抱其子則形與神不相離矣專其冲和之用致其柔靜之志則性與炁如嬰兒矣洗心遺照何思何慮則道與德无疵病矣愛民如赤子治國如小鮮人各自正則可以无為矣順天應變一闔一闢物當自化則可以守雌矣道不昏昧德乃旁行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則可以无知矣上三者可以修身下三者可以治國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萬物畜養百姓矣惟能生之而不執有能為之而不矜恃能長之而不宰制則道之用

被於物深矣故謂之无德

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以无為其用器者以有為其利然則有之所利利於无无之所用用於有故車有輻轂以象天室有戶牖以象地車室之所以全其利常在於空虛之處耳豈非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之謂乎至於埏埴以為器寔資於水火而後利用之理可得而言猶聖人成器長必本于道德而後教化之術可得而行也是以埏埴之器象之于人處乎天地之間以明道器之際也

經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傳 目不覩無體之禮謂之盲耳不聞无聲之樂謂之聾口不食大道之味謂之爽此三病之所生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惑於外則迷於內故聖人病之聖人所以不病以其病病耳於乎欲之盛者莫大於禽荒作之則心若病狂貨之重者莫甚于滿堂守之則行有所妨將去其行妨則如勿多藏將治其狂病惟克念作聖是以為腹則知止足不為目則不見可欲故去彼大惑取此元德

經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寵辱者榮悴之恆情若驚者得失之常心也夫道德充于內則外物不能移故寵辱之來心未嘗動斯士之上也如內不自得外感於物情存乎寵辱得失皆若驚此其次也以心之所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耳夫高必以下為基辱必以寵為本故辱之與寵猶響之尋聲福兮禍所伏寵兮辱所倚聲發則響應寵至則辱隨俗情趨末則驚辱而不驚寵道心觀本故驚寵而甚于辱故曰寵為下者言寵為辱本所以偏可驚也始言寵辱若驚猶似齊致後獨以寵為下而得失若驚

者明以驚寵為本也且大患者吉凶之事有身者大患之本是以執有其身則有大患故知貴其身者乃貴大患也嗜貴彼大患惑已甚矣語常情之迷復猶未及于貴身故言貴患若身譏其貴身之甚也夫世之所謂吉者富貴慶賞也常患於失之世之所謂凶者貧賤刑罰也常患於得之患得之患失之則憂之矣故天下之憂患莫大于吉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亦以吉凶為憂患然憂患之本皆由于身世人執有我身不冥於物群分類聚愛惡相攻吉凶既生憂患斯作至人體道无已與物皆宜和光同塵長而不宰故雖與民同患不與聖人同憂若夫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惟能貴

用其身為天下愛用其身為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此則得失不在己憂患不為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視之可見者色也聽之可聞者聲也摶之可得者形也天地萬物皆有之惟道在天地萬物之間非色聲與形故不可以耳目手足得然以非形能形形色色而聲聲故强名之曰

希夷微而復非詰責之可得則混此三者謂之為一上有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下與瓦礫同寂而其明不昧繩繩然運行不絕不可得而明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无物然道體真精本非无物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耳故謂之无質之狀无形之象言其狀則忽然若无言其象則恍然若有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惟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以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矣能知太古之初淳樸之性斯乃大道之綱紀教化之都要也

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

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傳]夫德用微妙道體元通以其深隱難知是以強為之象其進也豫然若涉川之无涯其止也猶然若畏鄰之有知其肅也儼然若賓主之在觀其舒也渙然若春氷之方泮其質敦兮若材之尚樸其容曠兮若山之有谷其心渾兮若水之流濁斯皆善為士者道德之形容故衆人莫得而識也孰能從世俗之混濁而澄靜之使其流徐清乎孰能即世俗之宴安而發動之使其敎徐生乎惟能深識元妙消息盈虛者乃可以保持此道合天之行耳夫惟其德不盈其道不傾從其濁而致其清即其安而觀其生者然後可因弊而能致治不必

取新而後化成也

【經】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傳】致虛无而妙極者有德之用也守靜專而篤實者得道之體也其用无方故萬物並作其體湛然以觀其復當在地中者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者聖人之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聖人心為心也故凡物芸芸復則歸于根庶事靡靡復則歸于理理者事之源也靜者動之君也性者情之根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人之情情復于性動復于靜則天理得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能窮天之理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知天之命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自天命而觀之則萬物之性可見矣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極謂之至賾然則性命之理由賾而生也故能率其性則入於賾矣賾可以通理通理之謂道能修其道則復於性矣可以接物接物之謂教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則繼可傳之教者在於善成可常之道者在乎性至賾之體深不可識仁智則滯於所見百性則用而不知故體道君子蓋亦希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仲尼極言道德之與性命之賾也夫道之所以為常者

以其善應萬物而萬物不能累也惟能知道之常則能常善救物而不為萬物所累其用也微其理也彰故能知其常則謂之襲明矣不知救物之善道乃欲妄作於法教者則天下之民斯被其害矣惟能知夫常道明於善救則知天地之覆載无所私於萬物故百姓歸而往之推而戴之乃可以合道之常而終身无咎也

經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太古有德之君无為无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百姓畏之

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衆庶悔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斲雕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為有法无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經】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夫老氏之指執古御今故辨其必然之理蓋不得已而為之者後世不能通其意乃謂不合于仲尼在此與後章也於

乎老氏之受誣久矣吾今乃闡而明之記不云乎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諸身不必為己故姦謀不興亂賊不作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當此時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于我哉下知有之而已豈容行仁義於其間哉大道既隱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仁義為治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百姓親而譽之而仁義始彰矣由此言之樸散為器豈非大道廢焉有仁義耶是以仲尼與歎於蜡賓老氏垂文於道論其指一也夫聖人智周萬物而不以飾行慧利天下而不以示義方此之時人未知為智慧也逮世下衰爭奪滋生用智以行其姦用慧以賊其

義然後智慧之術顯而姦偽之跡著矣豈非智慧出焉有大
偽耶是以兩觀之誅少正卯春秋之書楚子虔然則仲尼之
意與老氏何異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率天之性薰然大和
父子相親孰知慈孝及為外物所誘性化為情情生而物或
間之則有離其天性者矣聖人修道為教以順天下使父子
交相愛而孝慈之名顯矣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是以瞽叟
頑而舜稱大孝曾晳嚴而參稱能養斯必然之理也豈老氏
非之哉至如飛龍在天賢人在位股肱元首无所間然及其
君昏於上民亂於下然後亡身徇國之節著拂心逆耳之言
發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以夏癸立而龍逢彰殷辛亡而
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者又豈老氏非之耶學者能統會

其旨則孔老之術不相悖矣

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夫聖智所以利物而物有因利受害者則反責於聖智故或者乃謂絕而棄之則可以利百倍矣仁義所以和民而民有因和得怨者則顧尤於仁義故或者復謂放而棄之則可以和六親矣巧利所以資人而人有因資致盜者則歸過於巧利故或者又謂絕而棄之則可息敚歟矣夫利害之相生猶形影之相隨自然之理不可滅也或者乱世俗衰漸之事不能達弊不新成之始則謂絕而棄之乃可以復于古始是猶惡影者不知處陰而止遂欲滅去其形也老氏病世人迷

道已久舉或者過差之論皆謂文教不足以致治遂欲絕而棄之故特云此三者以為然明非老氏之指也我則不然聖智者成器之長也仁義者群倫之美也巧利者工用之善也苟其事将弊吾必因而救之所謂弊不新成常善救物之道也陳救之道故令有所屬在乎涵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盖因而變之漸而化之即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矣於乎夫能見素抱樸則木訥而近仁矣少私寡欲則質直而好義矣自此以反其漸可知老氏之術焉有不合於仲尼者且此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然則絕仁棄義豈老氏之指哉

經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我

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不足似无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此章之深旨與前章略同夫聖人之學所以為道道勝則世治俗人之學所以為利利勝則世亂或者惡俗學之亂世因謂絕之則无憂遂使墻面之徒因此莫能知道老氏舉其宗要而論其失得且曰夫人之應對均以一言言唯則人謂之恭言阿則人謂之慢然以慢為恭言不加多而不能以阿為唯遂為失禮之對亦猶世之學者均於為學學道則世以為善學利則世以為惡以利為道反念則是而不能以惡為

善遂爲亂世之事耳夫唯之與阿相較詎幾而善之與惡相
遠何如今於至易之理可致至難之事而不能反而行之此
老氏所以興歎也故歷陳世俗之所失正以有道之所得焉
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
何則世教既衰禍亂方作淫刑以逞將及善人荒乎未央吁
可畏也夫爵賞之慶世人所熙善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饗
太牢遂其志也如登臺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
但得之泊然无所喜若赤子之未孩笑也處之儽儽然如不
足若喪家而无所歸也夫世俗之人尚于智力常若有所餘
焉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常若有所遺焉夫豈如冥頑之人
心无所知哉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

然自顯為明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為德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姦為能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為道是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其動也飂飂然若風之無所息衆人有為莫不有所以我獨无為似乎頑且鄙故衆皆逐於末所愛哺其子我獨反於本所貴養其母耳夫所謂母者道也子者一也愛哺其子者以嗜欲資其神貴養其母者以清靜歸於道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吳郡陸希聲傳

經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 夫虛空其德以容物者惟真精之道是從事乎然道之為物也恍兮若有惚兮若无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謂其寂寞无形不可為有而兆見萬象謂其千變萬化卒歸于无物雖恍恍惚惚有无不定窈窈冥冥陰陽不測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間夫純粹謂之精自然謂之真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為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无合則謂之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來今道之為名

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是故能閲衆甫衆甫者謂觀閲衆物之其甫者耳吾何以知衆物之名可閲乎以此衆物之名非常名故其名隨世而遷滅惟道之常名不去故能閲可名之名耳夫惟知道之名者乃可以撫運應務雖萬物日作於前而我故无為而治也

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虚言哉故誠全而歸之

傳曲成而不遺則事全枉已以伸物則理直少其欲則事自復故窪則盈静其濁則理自清故弊則新事歸於理故少則

得理乖於事故多則惑聖人知道之紀抱道之子以理會事以事會理事理冥會故可以為天下法則也不自見而弊人則事自明不自是而非人則理自彰不自伐其才則事歸於寔故治有功不自矜其能則理得其當故道可長夫惟順道之理不與物爭則天下之事莫不從巳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微隱乃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徒言哉誠能曲而成之則天下全而歸之矣

經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于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故信不足有不信

傳老氏將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標而目之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然則希言猶不言也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天不言而信此天道之自然也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時之運天地之常是以能恒久不已終則復始夫飄風暴雨非天地之常也是以其發作也勃焉其蹔止也忽焉夫以天地之廣大猶不能久為此而況於人世其能久于非常乎道德既隱仁義不行曲禮煩刑不得已而為之耳而惑者不能知禮以時為大刑期于无刑之指乃欲執其一方謂可行於百世斯過矣噫飄風暴雨有時而息四時之常未始有極自然之理不可易也故從事於道體道者也法乎自然不失常道故道亦得之則同於道矣從事于德

用德者也雖失常道未失常德故德亦得之則同于德矣從事于失者既失于道德又失于仁義故失亦得之則同于失矣記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蓋近是矣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已而為之苟得已而猶為之誠亦惑之甚也

經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傳 跂于利者不可以立于常道跨于欲者不可以行于常名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可以為治无由也故自見而敵人則事不明自是而非人則理不彰自伐其才則治无功自矜其能則道不長此四者與跂跨同病皆不足以致治以道論之

若棄餘之食不足致飽肙贅之行亦孔之醜凡物猶或惡之

有道者焉可以處也

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知混成之物生于天地之先也寂兮无兆獨立于萬化之外而其體不改寥兮无狀周行于萬化之内而其用不殆故能生成品類為萬事之主中庸曰其為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是以太極為大衍之始混成為天下之母焉其體不可以名得故不知其名其用不

可謂无名故字之曰道夫字因名立名因用生既與之為字
則知其有名矣尋其名未知所謂究其用見其極大因強名
其用謂之為大焉於其用則名為大矣於其體則寔已逝矣
名去寔其遠乎曰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寔以事反理
大施于家國小施於身心不能反躬則天理滅矣故記曰道
不遠人人自違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曰道也者不可斯
須離可離非道故始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无名之道
也末所謂逝曰遠遠曰反者有名之道也故舉域中之四大
而王者居其一焉以明王者參天地之道而贊萬物之化育
也於乎域中之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故為人之主者必
法地之靜以為體能靜矣然後法天之動以為用能動矣然

後法道之无為无不為既能无為无不為矣然後能法自然

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

經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傳 天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故重能為輕之本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故靜能為躁之主也夫行邁之人終日靡靡然而未嘗遠離其輜車之重載者以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必委困於道路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志於道雖外有紛華盛麗榮觀之娛而内常安處貞素超然不滯此以重為本以靜為主之術也夫所謂萬乘之君以天下為重故也如之何輕用其身不顧天下是猶遠行之人棄其輜重則危殆之機立

可待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王之常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常情也苟為人之主者輕用其身縱欲无已虐用其民不顧天下則天下之民相率而去之矣不惟率而去之且將從而戕之矣故老氏惻然憫之反覆興歎曰治身心者輕則失於歸根躁則失于貞一治天下者輕則失其寧邦之本躁則失其法地之君於乎萬乘之主安可不重且靜哉

經 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謫善計者不用籌算善閉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傳善行者以道道大則德廣故无軌轍可踵迹善言者以名名正則寔得故无瑕纇可指讁善計者以度度明則數簡故不用籌策而能為巧歷善閉者塞其兑則心不生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結以信則心不雜故无繩約而不可釋故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无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是以此五善者皆聖人善救之要也夫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乎故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教之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以教无棄人用无棄物斯乃容用知常之術故謂之襲明焉何者夫世之所貴者莫如師世之所愛者莫如資然而善人所以

為不善人之師者正以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苟无不善人為之資則善人亦无以為其師矣噫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天下皆不知善之為善斯盡善矣今不貴其師者不欲就衆人之所善而彰彼不善不愛其資者不欲因他人之不善而成已之善也雖知此不貴愛師資之言大與當世迷謬然其寔為善救之術乃要約之妙用也

經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傳天天地之間萬物之用雄強而雌弱牡動而牝靜至於尊

卑先後莫不如此老氏深原物理法而為術知弱勝于强故以弱為用知静勝于動故以静為主是以後其身而身先卑其道而道尊故處前而民不厭居上而民不重是故知雄强之不可久而以雌弱自守則可以為天下谿矣夫谿者以卑為用也夫惟能用其卑則常德不去離德不去離乃可與道期故能復歸于嬰兒泊然若无知惟能无知則其心明白雖知其明白而守以无黙故可以為天下式所謂式者可法而則者也夫惟可法則故常德不差忒德不差忒則與道相得故能復歸於无極而深不可識雖不可識則闇然日彰故其道顯榮雖知其榮顯而守以涸辱故能為天下谷谷者體寔而用虚者也惟體寔而用虚則常德乃充足德既充足則可

以復歸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于不欲於乎大道廢而有仁義大樸散而為成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為群材之師夫惟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于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已記曰利與義智與仁霸王之器也用之者得不以斯道乎

【經】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天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聖人之天下也故堯不能以天下與舜禹不能以天下與啓此乃天下與舜與啓故堯禹亦

因而與之耳若天下不與欲强取而為之吾未見其有得之者而况能執而有之者哉是何也天下者猶神明之大器非人智力可取而為之苟非天下所與强取為之其功必敗苟非天下樂推强執有之其身必失何者夫物有行之在前則有隨之於後者矣有煦之為溫則有吹之以寒者矣有用壯為强則有用力而挫之者矣有因栽而培則有因隳而墮之者矣是故有强取而為之則有强奪而有之者矣是以聖人知天下不可以智力取故以无事取天下道成德著而天下與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无為而致治故去甚者不强取也去奢者不執有也去泰者不辭讓也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亦其指也

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　夫以道輔人主者當以德服人心不以甲兵之力取強於天下何者取強於人人必惡之天下之人惡之則天下之兵加之矣故我取強于人人亦取勝於我出乎己者反乎己是以其事好還復焉凡師旅所居農耕必廢則荆棘生于田畝杼軸空於都鄙重以殺害生民感傷和氣則必水旱洊臻凶

荒仍歲矣人事既如彼天意又如此然則兵可去乎曰天生
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用之有道故古之善用
兵者果而已矣不以取強何謂果哉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
憍其心雖果於三者須不得已而後用復果於濟難而不止
猶不敢以取強焉則是果而勿強矣夫矜其能則好戰好戰
則不能安民伐其功則易爭易爭則不能和衆憍其心則生
事生事則不能阜財三果不存七德盡廢好勝弗已恬力取
強亡之道也於乎物壯必老兵強必敗自然之勢可不戒哉
且道以弱為用而兵以強取勝斯不合於道也明矣不速而
復故无祇悔不道早已則无大敗易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
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不知早已之謂

也

經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夫佳尚兵謀之人非祥善之材器凡物猶或惡其意有道者豈可安其事哉何者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陰主刑主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斯貴左也即戎則以有勇者為右斯貴右也君子以好生為德武人以多殺為功故知兵者是不祥之器用非君子之器用也若夫釁鼓

猾夏寇賊姦宄則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嘗為起戎之首故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恬於見利淡於欲勝為上不以敢於勇進嗜於多殺為貴善在不戰而屈人不以戰勝而為美何也凡戰以多殺人為勝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人亦將樂殺之豈惟人將殺之天亦將殺之何哉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樂殺人者逆天德若使樂殺人者得志於天下則天下之人幾盡矣天必不助而況於人乎且吉事則拱而尚左凶事則拱而尚右偏將軍者兵之佐故居於左上將軍者兵之主故居於右所以居於右者居其上勢也居上勢者尚於右是以喪禮處之也夫戰而勝者殺人多也殺人多者必以悲哀泣之是戰而勝者則以喪禮處之也前言不

祥之器後言喪禮處之皆再歎其辭惡殺人之甚也

經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傳道之所以能常者无名之體也夫无名之體亦謂之无名之樸其體甚微眇其道甚尊大故為天地之始而天下莫之敢臣也侯王能守此无名之樸則萬物莫不賓服故山高則牂羊至矣水深則蛟龍至矣山之不高水之不深神物且猶不至而況於衆物哉夫天地中和之氣合則膏露降於萬物萬物皆被其澤莫有使之而然侯王能法天地之中和以守沖用之道則德澤普於天下天下莫知所以然所謂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經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所謂始者即无名也夫惟无名之體故能制有名之用亦既有名名將遊矣故亦將知止止其所也遊止其所名止其實事止其理知止而止故不至危殆然則所謂名止其實亦實其名也故循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當則國治名實不當則國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責名名者天下之網聖人之符張天下之網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審其名以復其實考其實以正其名則是非之見若白黑故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以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

故曰名自命則事自定也因名命之隨事正之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故名者聖人之所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人主憂勞人主憂勞則官職煩亂白之顧益黑求之而愈不得名正則人主无憂勞无憂勞則不役其耳目之主而百度惟貞因形而任不制於物无為而治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意觀乎无窮所謂知止不殆也夫江海者川谷之所歸无名者有名之所止譬諸天下之事其歸於道如此

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 知出於外謂之智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

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於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恆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為壽

【經】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傳】大道之用其猶鬼神之德乎汎汎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洋洋乎若在乎上若在其前後為萬物之母故恃之以生與天地合德故其功易成以其親之至故不謝厥德以其大之極故不稱有功慈育萬類長而不宰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則

可以名其樸為小萬物歸之不為其尊主若川谷之與江海
則可以名其道為大夫川谷之赴江海受之而不厭是未嘗
自尊天下皆歸聖人聖人容之而不倦是終不為大聖人守
无名之小樸終不自以為大所以為萬物之所賓卒能成其
大

經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乎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
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 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
歸而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惟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
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
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

為之留連行客為之歡饗雖即時有感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敎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聽視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經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 夫聖人之淵奥莫妙於權寔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寔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寔導人立知常之敎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

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夫欲除強梁覆昏暴者必因其利欲之心以行歙張之術術之用曰彼利欲之心方盛必且足之令張喜其足則獲其情然後歙之以正在易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不出門庭是也夫足之令足所以極其張也張則侈心愈益故為衆之所歙也此術甚微而明聖人所以密用也至於將弱其志忞者必且強其嗜欲甚愛則大費欲極則志衰小用之於身心大用之於天下廢興與奪覆却相資斯自然之理以反為合者也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能以柔弱制剛強是用而反者也用而反者冥能制權也易曰巽以行權又曰巽稱而隱夫巽之為象風也風能應四時撓萬物而萬物莫見其形權能乘天機適

世變而人莫知其用夫巽之為義順也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柔弱可以制剛強則義甚彰而用甚隱矣何以明之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而猶詘伏殷紂乃獻漆沮之地請去炮烙之刑夫紂之貪心方熾故文王請獻之地是足之令張也紂既得地而喜故文王請去其刑是歙之以正此文王之權也昔武王觀兵盟津曰紂之惡未極於是還師二年然後興牧野之役夫還於盟津是足其張令極也興于牧野是致其衆之所歙此武王之權也昔文王以文柔之道雖念殷人不勝其酷需盡去紂而後受之此文王之寔也昔武王以剛武之德遠痛殷人之不勝其虐遂亟誅紂而後取之此武王之寔也伯夷叔齊輔文王之寔正武王之權謂以臣伐

君不可以訓將以整三綱于後世故相率而棄武王餓死于首陽太公相武王之權反文王之實謂誅獨夫紂天下乃定將以拯兆民於當代故鷹揚而從武王肆伐于大商周公召公成文武之業將欲密救亂之權顯治安之實於是休牛放馬倒載干戈問洪範于箕子遷頑民於洛邑制禮作樂偃武修文流二南之化致八百之祚此又以權反實之大者也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皆微明之旨以權實相濟者也於乎聖人行權所以合乎道小人竊權所以濟乎姦魚脫于淵則不可行權離于實則不可用權之為物國家之利器也必深藏之密用之不可顯示於人懼其竊以為亂也故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在易

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蓋言謹也慎不害也然則權之為用聖人所難且慎也可不謹乎可不謹乎

經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傳　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无名故无為用有名故无不為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之事正所謂我无為而民自化也德化既醇天下清靜苟利欲之情將

有萌兆吾必以此大道之質真而正之使无得動矣夫上德无為而无以為則同於道矣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同于德矣得于德者必失於道故有无為之心者必有无為之迹後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故為无為而至有為故云无名之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則至于元之又元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元會則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於物之迹焉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於重元此篇以无為為體无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